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淚珠緣  
第八回 問病牀前裊煙誓死 依人籬下婉香傷心

卻說寶珠在葉家逛了數天回來，便和賽兒向東府袁夫人處請安。卻只有茜雲在屋裡，便略坐會出來。剛到南正院走廊上，見麗雲、綺雲二人走來，寶珠便和賽兒站住，互相問好。麗雲道：「寶哥哥，你怎麼去了只許多天，咱們都冷清清的，大姐怎麼又不同回家？」寶珠道：「明兒總來家了，太太說和姐姐同走。」麗雲又道：「軟姊姊和蕊姊姊可來麼？」寶珠道：「我邀他，他一口說來，光景遲早些總來的。」說著，便將著賽兒要走。麗雲因笑道：「婉姐姐盼得你眼睛都酸了，快些去，不要和我們講話了，回頭耽了你的工夫。」賽兒聽說，便嗤的一笑。寶珠卻回轉來扯住麗雲道：「你總講這些話兒，你不叫我走，叫我還講什麼呢？」麗雲一甩手道：「去去，我知道你和我們沒多話講的，我也不要聽你的話，我回頭不好問大姊姊！」說著歸自己去了。綺雲走著回頭道：「寶哥哥，回頭你來，我告訴你一件事兒呢。」

寶珠應著，便攜著賽兒到西正院，見了藕香，又和秦珍講一會話兒，便把賽兒交出。自己到小桃花館來，一進門，便見幾樹桃花都已零落，不禁失聲道：「呀，怎麼我去了幾天，這花兒便都落盡了，可惜可惜。」剛說著，那架上的鸚鵡忽念道：「芳容自分無三月，薄命生成只一春。」寶珠聽著，吃了一驚道：「呀，怎麼你講出這話來。」那鸚鵡哥又念了一遍。寶珠便忽然的感觸起來，心裡不知不覺像有千萬種懊惱的光景，其實也講不出所以然，便呆呆的立在游廊上，看著地下的落花出神。

忽有人向他肩上一拍，回頭一看，卻是婉香，便呆呆的叫了聲姊姊，一手便去拽他的手。婉香連忙甩脫手，自己埋怨不該拍他的肩。寶珠被他一甩手，才覺如夢方醒，連忙道：「姐姐這幾天好麼？」婉香還當他發呆，便似笑似惱的起來，卻不作聲。寶珠慌了道：「怎麼不理我了，為什麼又惱了我了？」婉香因笑道：「誰惱你來，你一個兒在這裡，站著半天做什麼？」寶珠道：「我看這落花呢，我懊惱這花兒，前兒開的正好時候，我不曾著意的賞玩它，無緣無故的出去逛了幾天，我得著什麼好處來，這花卻不等我，便自落了，豈不可惜。」說著跌足稱恨。婉香因道：「那是你負了這花兒，花卻沒有負你，你恨它什麼呢。」說著一笑。寶珠聽了這話，便正色道：「呀，姐姐，我是沒負你呢。」婉香聽了，吃了一驚，臉上便一陣一陣的紅將起來，暗想：「我這話是無心講的，不道他聽的卻有心了。我若不拿話蓋過他，他回頭又講出些什麼來，被人聽見豈不駭異！」想著，便放下臉問道：「這話怎講，什麼負不負，我問你什麼樣負？什麼樣不負？」

寶珠頓住了口，自悔失言，便不敢作聲。婉香卻自己慢慢的走進屋子去了。寶珠便跟著進來，婉香卻頭也不回的走進房裡去。寶珠暗想：「我若跟了進去，他必定有些做作，我不好再講別的，勢必反倒逼僵了；不如我回屋子去，坐一會兒，再來和他說笑，他也便忘了這話了。」心裡想定，便轉身走出遊廊，到自己屋裡來。

一進門，見春柳兒和晴煙坐在中間花窗下撿玫瑰花兒，見寶珠進來，便都站起來道：「爺回來了，逛了這許多天，不辛苦嗎？」寶珠點頭兒道：「很倦的，昨兒又瞧這一晚上戲，沒睡。」又道：「你們撿這花幹什麼？」晴煙道：「這是花農送來的，說爺愛吃紅茶葉兒，拿這個和著很好。」寶珠笑道：「好雖好，只可惜委屈了這花兒。你瞧，這顏色嬌嫩得這個樣兒，很該戴在美人頭上，這會子給我泡了茶，回頭便倒掉了，不可可惜。」說著拈了一朵道：「晴煙，我給你戴一朵兒。」晴煙笑道：「爺又來，爺剛說美人兒才配戴這個，我們丫頭哪配呢。」

寶珠道：「也配，快來，我給你戴上。」晴煙不肯，寶珠硬硬著給他戴了。晴煙早羞的滿臉通紅，站起來，仍自摘下，道：「正經點，爺不要這樣胡纏，大白晝裡，回頭給人撞見，又說我們和爺怎麼樣呢。」

春柳兒看著，只是抿嘴笑。寶珠回頭看見，因笑道：「你笑什麼？」春柳笑道：「我笑晴煙姐，不受抬舉，爺拿這樣的好花兒給他戴，他還不要，換我，我便想要一朵兒，爺還不肯給我呢。」晴煙道：「你要戴，你便多拿去，戴這麼一個滿頭，倒也好看。」寶珠笑道：「正經給我分一半兒，送婉姐姐去。」晴煙答應著。寶珠又問：「你姐姐裊煙呢？」晴煙道：「他病著，睡在裡面呢。」寶珠驚異道：「怎麼好好的又病了？」春柳兒笑道：「誰教爺出去了，老不回來，他自然要害病了。」寶珠啞了一聲，便自走進裊煙房裡來。裊煙早聽見寶珠聲音，已勾起帳子等著，見寶珠進來，便要掙扎起來。寶珠連忙止住，問道：「你怎麼好好的病了？」裊煙被他一問，便撲朔朔的掉下淚來。寶珠不解，連問道：「什麼事？什麼事？誰委屈你了？」裊煙搖頭不語。寶珠又問，裊煙便抽抽噎噎的哭起來。寶珠慌得手足無措，便將自己的帕子替他拭淚道：「什麼事？你告訴我，我替你作主。」裊煙嗚咽半晌，歎口氣道：「還什麼說，總是我的命苦罷了。」又道：「爺回頭想想瞧，我來了這幾年頭，可曾乾著什麼錯兒？又可曾有什麼壞事？人都說著，爺給我引誘壞了。我的爺，這從哪裡講起呀。」說著便又哭了。

寶珠聽著，卻摸不著頭腦，便問道：「誰講你來？」裊煙道：「人家講我，那值得什麼！不道三太太都這樣講起來，還當面叫我去，說：『太太出門了幾天，你便無法無天了。』又說：『你前兒一逕乾的事，你當我不知道嗎？你太太卻被你蒙混得過，仔細給我講出來，攆你呢！』爺替我想想，我什麼事值得吃人家指駁，自家的太太還沒講什麼，東府裡倒要攆我，我做丫頭的雖賤，也賤不到這個地步。」

寶珠聽了，也著實生氣，便道：「那也不用氣得，橫豎也管不到咱們這邊事，只要太太疼你就是了。」裊煙道：「爺講的鬆爽，只怕忌我的人也多了，妒我的人也多了，到頭來總沒得什麼好結果呢。」

寶珠聽著，也不禁滴下淚珠，因道：「你放心，你不要這樣苦惱，回來把自己身子糟蹋了，倒不當要的！況且你又不是東府裡人，三太太認真能攆你麼！便三太太要攆你，太太也不見得肯，我也要迴護的。」裊煙道：「我也不是怕攆出去，只是我在這裡好像就是一個釘兒，人人眼裡都看我不得，只有爺疼我，此外，只有珍大奶奶和太太。除了這三位，便我講句話都聽著不舒服，這是爺都知道的。爺看，不但東府裡的人，便這咱們自己府裡，自己屋子裡，也都這樣的。以先，人還不敢欺我，前兒三太太講了這些話，兩府裡哪一個不知道，哪一個不講我的壞話，我還能在這裡過日子嗎！要說攆我出去的話，我再也不奇，等到那個地步，我只有一個死。」剛說到這裡，寶珠忙掩他的嘴。裊煙早已淚如雨下。

寶珠也沒別好講，只得安慰幾句，勸他睡下。便自走了出來，一肚子悶氣，便到自己牀裡躺下，躊躇了一會。晴煙進來問道：「爺用飯嗎？」寶珠道：「我不要吃。」晴煙道：「爺呀，要自己保重些，不要又攆出病來。」寶珠見他說得委婉，便起來，坐在牀沿上招手道：「你來，我問問你。」晴煙便走過來，見寶珠含著兩包眼淚，垂頭喪氣的樣兒，知道為著裊煙，便道：「爺何苦來，這些事也值得這樣苦惱！」寶珠道：「你和你姊姊最講得來的，你總知道這事，怎麼樣便讓三太太知道了。」晴煙道：「爺有些地方也太覺過分了些，和我們玩笑，不顧有人沒人的，這些事也不用講了。前兒不是綺小姐和茜小姐還說，爺待她們還不如待我們丫頭的好，麗小姐又說裊煙的排場架子比小姐們還大，這都是招人怪的事情。一則爺待他也忒好些，二則裊煙也忒使性兒，爺不看別的，只看花二小姐那麼一個也還招人妒忌呢，何況他丫頭呢！麗小姐還說，裊煙比花二小姐還高傲呢！爺想想瞧，這些名頭，裊煙可耽得起麼！況且東府裡那些丫頭們，哪一個不氣不服他？小桃、小紅又格外狠些，都跟著主子跑。主子不知道的，他還去告訴，主子不作聲的，他還去挑剔，有這許多怨招在那裡，莫說是裊煙，便是爺，也抵擋不住。前兒晚上，三太太不知怎麼講起丫頭們，麗小姐便說，現在府裡的丫頭們多不像樣兒了，二太太年紀大了，也管不了這些，任他們行去，前兒二太太出了門，那些丫頭們沒一個安安穩穩蹲在屋子裡的，不是逛園子，就和小廝們兜搭去，實是不成體統。又說春妍和裊煙兩個，又出眾些。太太聽了，便不高興，說春妍是婉小姐帶來的，不好說他，那裊煙是咱們家的，不能聽他胡鬧，回來必得請二太太著實講他幾句才好。可巧裊煙這日沒事，想給爺繡個枕頭兒，因短了些金線，問珍大奶奶去要，卻又沒得，便向綺小姐要去。綺小姐卻在三太太身邊，團兒便替裊煙明言正氣的到太太身邊，問綺小姐要去。三太太知道是給爺做枕頭兒的，便一法不舒服起來，立刻叫裊煙過去，說了一頓。」

爺知道裊煙的性兒，哪比我們，他自然要氣得個半死，回來便把做好的一面，拿剪子鉸個粉碎，哭個半死。昨兒早起，就病倒了。爺又不在家，誰給他調護呢！」

寶珠聽了這番話，又氣又惱，心裡難過起來，便一聲不言語，自己躺下。晴煙講話的時候，早已淚下，此時見寶珠這樣，又不敢走開，便站一會兒問道：「爺到底用些飯才是。」寶珠道：「我吃不得了，你們吃去罷。」說著，便轉身睡去。晴煙道：「爺不要這樣，料想也沒什麼大不了的事，昨兒既然沒睡，就該將養會兒，爺請睡好了。」寶珠道：「我便這樣和衣睡罷。」晴煙點頭，一手拭去眼淚，一手替他蓋上條被兒，放下帳子，自己去了。

寶珠在牀裡哭了會兒，又七上八落的想了會兒，便睡著了。等醒來已是初更時分，便覺肚子有些空空的。晴煙已端了飯來，也就吃了一口，問家人，都已睡了。料想沒去處走，因來和裊煙談心，不知不覺竟天明了。因這日是十二，又是課期，便不再睡，竟上學去了。下午出來，很覺磕睡，因和衣躺一會兒，醒來已是傍晚。

春柳兒進來，說太太回來了，爺快接去。寶珠聽說，便走下牀來，見房裡外已點上燈了，便道：「什麼時候了？」春柳道：「才上燈呢，爺沒用點心，不餓嗎？」寶珠道：「不餓。」春柳便去絞了臉布進來，遞與寶珠，揩了臉，晴煙又送進一碗蓮子湯來，寶珠吃了道：「可還有麼？」晴煙道：「有著呢。」寶珠道：「你拿一碗給你姊姊吃去。」晴煙答應著出去。

寶珠便站起來，春柳早點上風燈，引著寶珠到南正院來。見兩廊下的簷燈都已點齊，站著許多丫頭、婆子們。寶珠走到卷簾底下，春柳兒報了一聲，寶珠便揭著簾子進去，見柳夫人、美雲、藕香、寶兒及麗雲姊妹俱在，獨不見婉香，便上前給柳夫人、美雲請安，道：「太太怎麼這時候才轉來，我還當今兒又不轉來了。」

柳夫人道：「可不是嗎，險些又走不脫了，他們今兒還唱戲呢。」寶珠笑道：「他們也真會鬧，唱來唱去，總是這幾段戲，也看得厭了，還唱什麼呢。」美雲道：「說今兒唱的是什麼《桃花夢》，才眼前的一位名士，叫什麼盛蓮仙打的崑曲，說好的很，我本來想瞧瞧，太太叫回來了。」柳夫人道：「想來也不過這樣，你愛瞧，明兒借他們的班子來唱幾天，給你們瞧便了。」又問寶珠道：「你姐姐怎麼不來，又病了？」寶珠道：「我剛睡著醒來，沒瞧見，想來沒什麼嗎。」便回頭道：「春柳兒你瞧瞧去。」春柳應著去了。麗雲道：「太太出門幾天，家裡怪冷清的，今兒太太回來了，這屋子裡便像熱鬧些似的。」柳夫人道：「你們這幾天干些什麼玩意兒？」藕香道：「也沒什麼，才是昨兒，婉妹妹做得幾首詩呢。」寶珠便問什麼詩，藕香說了，寶珠便要藕香背給他聽，藕香說記不清了，寶珠便問麗雲。麗雲道：「什麼事急得這樣，回頭二姐姐少不得會給你看的。」寶珠道：「好妹妹，你記性好，你背給我聽。」麗雲笑著不理。

忽門簾一動，婉香進來了。麗雲笑道：「好好，他來了，你問他去。」婉香不懂，怔了一怔。寶珠嗤的一笑，婉香一發不解。麗雲道：「寶哥哥要請教你那個『豈是尋芳到已遲』呢？」婉香當有什麼意思在裡面，便臉上一紅道：「我不曉得。」柳夫人道：「婉兒，你這幾天好嗎？聽說你做個好詩，背給我聽聽。」婉香笑道：「全是胡謔的，算不得詩，哪好背給太太聽呢。」麗雲笑道：「他要寶哥哥叫他背，他才肯背呢。」婉香笑道：「二妹妹這話又講的奇了，他又不是我的什麼。」麗雲嗤的一笑道：「你這話更奇了，他是誰？誰是他？什麼叫什麼呢？」婉香頓住了嘴道：「我不和你鬥口兒。」麗雲笑道：「我知道你的口兒是要和他鬥的。」婉香急得臉兒通紅，欲說卻又咽住，反笑道：「二妹妹總拿我開心，我打今兒這時候起，再不和二小姐講話了便了。」柳夫人笑道：「婉兒，你不要理他，我和你講話兒呢，蕊珠和軟玉都說候候你，還說請你去逛園子呢。」婉香道：「軟姊姊和蕊妹妹都好嗎？太太怎麼不請他們來玩玩？」柳夫人道：「我也這麼講，他太太說，明兒便著他姊妹過來謝步。」寶珠插說道：「可不是，我倒忘了，二姐姐前兒和你賭的東道兒，你可輸了嗎？」婉香尚未開口，麗雲便扯著寶珠的手道：「好哥哥，你們賭下什麼東道兒，我可能讓點兒邊麼？」寶珠道：「我講我輸了，給我變一隻蝴蝶兒，讓孩子們撲了去。」麗雲道：「他呢？」寶珠道：「他卻沒有講。」麗雲笑道：「這麼說，你們不是賭的東道，竟是賭的咒了。」寶珠一笑。綺雲道：「寶哥哥，你下遭八賭不得咒，險些兒應了。」寶珠不解，綺雲便將昨兒茜雲撲蝴蝶兒餉貓的話講了。麗雲笑道：「怪不得，我說一個蝴蝶兒，二姐姐要這樣的保護它，原來你們賭下咒來，怕真是你變的，所以這樣發急。」茜雲道：「早知道是這樣，該搶了來給貓吃了，叫二姐姐急個半死。」婉香笑道：「你們也太會無中生有了，哪有人會變蝴蝶兒的！我不過怕罪過，叫你們放了，也好積些福，多活幾歲的意思。」麗雲道：「你存這樣的好心，包管你活一百歲。只是寶哥哥沒有積些福，活不到一百歲。二姊姊已在，他九十九歲上死了，便怎樣？」寶珠笑道：「那我便活九十九歲了。」說著大家都笑起來。

婉香站起來笑道：「我講不過你們，我告個迴避罷。」柳夫人道：「婉兒，你便在這裡吃飯呢。」婉香因笑道：「我熱了，去換件衣服來。」柳夫人道：「你穿著什麼？」婉香道：「我穿的夾襖子，這會子覺得暖烘烘的，我換件去。」柳夫人道：「這天氣爽的還可以穿，不要回頭又凍了。」婉香笑說不妨，便去了。

麗雲推寶珠道：「你快去呢。」寶珠啐了一聲，便不好走。隨便搭訕了幾句，又坐了一會，見擺上飯來，美雲、麗雲四姊妹便回東府裡去了。寶珠陪柳夫人、藕香和寶兒吃了飯，便跑到小桃花館來，春柳兒便自轉去。

寶珠踏進門，見婉香在窗下洗臉，便道：「姐姐用過飯麼？」婉香道：「剛吃過了，你可吃了沒有？」寶珠說也吃了。婉香一面洗手，又將指甲在水裡浸了會兒，拿面布揩著；一面問寶珠：「你昨兒跑哪裡去了？」寶珠笑道：「我當姐姐惱了我，我沒興的很，睡了一會兒醒來，已遲了，今兒又上學去來。」婉香笑了笑，便將手裡的臉布遞與寶珠，寶珠接了，便抹了抹臉，也將左手長指甲在水裡浸了浸，向婉香道：「這指甲，昨兒險些斷了呢，軟姐姐忘了我有指甲的，他扯我的手猛了些，幾乎帶斷，我明兒要戴套子才好。」婉香因道：「我這個也太長了，覺得險零零的。」寶珠走近身邊看了看道：「你也要戴套子才穩當。」婉香道：「套子我倒有著，還是前兒在家裡的時候，我太太給我，叫人去定做來的，長長短短，共有十副，那頂長的，卻有一尺。」寶珠道：「那太長了。」婉香道：「短的也有，只知道用不得。讓我找找看，若好用，你便拿一副去。」

說著便讓春妍進來，向首飾箱裡找去。寶珠便伸手與婉香比比，覺得婉香的略長點。寶珠道：「怎麼前兒姐姐來的時候，和我一樣長的，什麼便比我長得快些。」婉香道：「這倒我也不懂，想來我們女兒家血脈旺些，所以長得快些，也未可知。」寶珠又道：「你養了幾年了？」婉香道：「我前兒不是講過了？」寶珠道：「我忘記了，我這個還是十歲的時候養的，卻只有老爺沒的時候，斷了一個，所以這個略短些，這個便長些。」

婉香道：「說也古怪，我前兒老爺沒的時候斷了一個，前年太太沒的時候又斷了這個，可見這個指甲兒，也有預兆的。」寶珠道：「如今，兩個一樣長了，安知不也是預兆呢。」婉香一笑。春妍已拿了兩副出來，向婉香道：「這一副是五寸的，這一副是六寸的，看用得麼？」寶珠接了，看是兩個錦盒裡盛著兩個玳瑁指甲。便揭開匣子，拿出來看時，一副約有五寸多長，套了套，卻還嫌短。便將那副長的套上，正好，指寸也不長不小，便戴上了。向春妍道：「可有再長點兒的。」春妍道：「有著，只怕太長，約有八寸呢。」婉香道：「那太長，我不用這個，不比你在外面，與人扯手扯腳的，我一輩子不戴套子，也沒兜斷過。」寶珠便不再說。春妍笑道：「小姐好把這短的賞給我了。」婉香道：「你要，你拿去。」春妍便接過來道謝。寶珠笑道：「你也嫌長呢，何不換一副再短些的。」春妍道：「明兒長了，省得再換，就這個罷。」說著就出去。

婉香道：「軟姊姊和蕊妹妹究竟可來？」寶珠道：「軟姊姊和我說是一准來的。」婉香笑道：「那便你有得忙呢，也不用上學去了。」寶珠笑道：「誰說，我不過想他們來了，咱們這吟社，便又好興起來了。」婉香也笑道：「是呀，我也想呢，我在家裡的時候，我太太每逢著節兒，總教我做詩。我自從太太故後，便也沒興了，便做做，也總是窮愁極苦的話頭。」說著眼圈一紅，不知不覺已撲簌簌的淚下。

寶珠勸道：「我講講又講起姊姊的心事，快不要傷心，回頭太太看出，又道我和你惱呢？」婉香忍住淚，半晌不語，寶珠一味的甜言蜜語勸他，忽婉香又嗚噎起來。寶珠便著急道：「姊姊你好好的，怎麼又這樣了，難道我又講錯了什麼了？我講錯了什麼，

我便自己掌嘴好麼？你瞧，你眼圈兒都紅了，快不要這樣呢。」

婉香嗔道：「你想我怎麼不傷心，我太太在日，我在家裡也和你們姊姊妹妹一樣的，今兒你不瞧你姊姊妹妹那光景麼！」說著，已哭出聲來道：「你姊姊妹妹都拿我當丫頭看呢。」寶珠聽說，不禁也陪著哭了，卻也不曉得這付眼淚從哪裡來的。寶珠想要勸他幾句，卻說不出什麼來，只握著婉香的手兒，對面哭。婉香知道寶珠是為自己傷心，便左思右想，倒覺格外傷心起來。

外面春妍聽見，進來看他兩人卻對面的哭著，不知為著什麼，便隨便的勸了一番，見寶珠含著眼淚，將衫袖兒替婉香去拭淚，婉香卻不避開，便慢慢的住了哭。寶珠替他揩乾眼淚，便自己也揩乾了，卻好與婉香同聲一歎。春妍在旁看著，真正茫無頭緒，不知兩人為著什麼哭的，勸又不好，說又不好，弄得沒了手勢，便倒碗茶送與婉香面前，說：「小姐不要這樣，吃口兒茶，談談心罷。」婉香便含著淚，慢慢揭開茶碗，出了一會神，便喝了口，隨手遞與寶珠道：「你吃罷。」寶珠便接在手裡，看著婉香，慢慢的隨口喝著。

春妍看著這光景，是不像鬧翻的樣兒，便勸道：「小姐剛好好的，何苦又傷心了，不知道三爺又怎樣的惹起小姐的心事來。」

婉香剛要說。忽笑聲進來道：「太太請三爺呢，說有要緊話兒問呢！」寶珠吃了一驚，心裡想是裊煙的禍水發了，便道：「誰來叫的？」笑春道：「賞春姐姐來叫的。」寶珠便喚道：「賞春。」賞春聽見，連忙進來。寶珠問道：「太太這會子講些什麼？還是喜，還是惱。」賞春笑道：「太太正高興著，叫爺去談談呢，還有什麼話問爺。」寶珠便點點頭，賞春退了出去。

寶珠便站起來，慢慢的走出房門。回頭見婉香還對著茶碗出神，寶珠便暗向春妍一招手兒。春妍眼快，便慢慢的出來。寶珠附耳道：「姊姊又傷心呢。因剛才東府裡小姐拿他開心。他這會兒講起才傷起心來，你替我勸勸他。」春妍點點頭兒，寶珠便出去了。正是：

花因得意風常妒，人到多情淚不乾。